

竹立子文集

卷之九



笠翁文集



吉順也。評伯益以此戒舜。惟帝其難之矣。因人重黜。亦因人輕。黜武帝機括自好。畢竟是英主。所以後來託孤得人。若魏惠王不因公孫之言用鞅。亦不因公叔之言殺鞅。絕無病。養且奈之何。

笠翁曰。汲黯不拜衛青。爲千古儒臣培養氣節。誠快舉也。然此事之難。不在黯不拜青。而在青不定責其拜。且愈賢之。此武人僅見之事。其賢加黯一等。不特可以媲美西京也。青之爲此。非止于禮賢下士。以示識量之宏。蓋欲隱諷朝廷。使知羣臣之可敬者。無出黯下。大將軍無所用之。尙能加以異數。况天子躬受其益。而視爲股肱心膂者乎。觀其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則此段忠君愛國之心。不剖而自明矣。再觀他日。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而獨于汲黯一人不冠不見。則其以身先之效。又不表而自見矣。

予嘗謂武帝非真能重黯。蓋因人之重而重之者也。莊助言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遂聞聲附和。而以社稷臣相許。淮南王反。謂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義死。難惑以非。未幾。卽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矣。跡是觀之。其不冠不見。由于大將軍也。明矣。能因人之重而重之者。亦能因人之輕而輕之。此淮陽之遣公孫弘。不勞餘力。而能使帝出諸千里之外也。

張秋紹評。以身重士。而使人主重之。是薦賢苦心。亦是薦賢妙法。且所以尊主權。避黨患也。衛仲卿而後。惟郭汾陽得此意。乃爲笠翁觀破。快絕千古。史謂青不能有所薦達者。淺之乎視青矣。大臣作

用妙在薦人而使人終身不自知其入。既不自知，
史官又烏得而知之。無怪乎有不能薦達之目也。
汪北海評：滕有以不屈爲善者，叔向之不折腰向鄉
鮒王太尉之長揖，司馬昭陶靖節之不折腰向鄉
里小兒，是也。滕有以能屈爲善者，張子房之進履
圯橋，廣平王之頓首，葉護田節度之遙瞻，郭令公
是也。滕又有以善屈爲醜者，孔光之道謁董賢，范
質、王溥之降階，宋、藝祖許及之之泣訴，韓侂胄是
也。因笠翁論長孺而並及之，以俟用滕者之自擇云。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宣帝以蕭望之爲

平原太守

初，汲黯之出守也，謂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
朝廷議矣。張湯懷詐以御主心，挾賊吏以爲威重。
公不早言，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

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宣帝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上乃徵入守少府。

汪北海評
孝武孝宣
皆剛愎自
用之君也
太剛之君
惟柔道可
以濟之而
汲蕭又佐
之以剛其
不能相入

笠翁曰以諫臣外補兩君之失相同至于宣帝能召而武帝不能召則似彼善于此矣然召之不能大用使守少府少府掌稅之官也此豈諫官宜居之位哉且原其召還之意以覽望之之疏有憂其末而忘其本一語故悔悟而召之也然則望之之所謂本者僅

也宜矣人皆以宣帝若勝孝武孰知守少府猶不若爲平原蚤破被笊翁觀

區區錢穀之謂歟與其收山澤陂池之稅而不能言其所欲爲又不若爲人民社稷之主而得行其所欲言矣故直斷之曰召之而不能用不如不召之爲愈也

論東方朔諫內董偃置酒宣室

上嘗置酒寶太主家陶公主見所幸賣珠兒董

偃上使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

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

方朔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

也朔曰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

左列集卷之九

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笠翁曰：人謂武帝名臣當首推董

仲舒及黯

予謂東方

古順也評
曼倩請斬
董偃凜凜
有生氣而
孔光依附
董賢其狀

朔立朝風采不在二臣下。史氏不察，乃以滑稽輕之。與優孟諸人並齒，冤哉！其數董偃之罪，不令入宣室。

甚醜誰骨
稽誰大儒
耶史能悉
著其寔却
不正其名
或寓微意
然非史法
也得筆翁
快筆發揚
之太初行
贊何以過
此

者非愛景帝之正處愛武帝之後宮也非怪其私侍
公主怪其因公主而出入禁幃將有臣不忍諫史不
勝書之事也偃之私于公主武帝豈不知之知之而
故令侍飲使姦夫淫婦並坐于前而莫之恥其視點
籌洗兒之穢習相去寧有幾乎使于此時不加極諫
則由宣室而內宮由內宮而臥榻何一非其所至之
處能保漢之武帝不爲唐之中宗元宗乎此朝廷榮
辱之大關宗社安危之至計也盈庭結舌而朔以一
人爭之爭之而卒能使其不入偃寵遂由是日衰比
之一正君而國定者何多讓焉諸如諫起上林苑及

述孝文恭儉以諷淫侈至死猶規上無信讒言由是
觀之朔乃一代之諍臣其品行不在汲黯下可知矣
至其上書之始用三千奏牘兩人共持舉始勝其任
武帝讀之二月始盡乃拜爲郎建章宮中出異獸帝
問羣臣習事過經術者皆莫能知召朔問之始知爲
騶牙當有遠方歸義之驗其後渾邪王果將十萬衆
來降由是觀之朔又一代之通儒其學術不在董仲
舒下可知矣乃上之不得高擬于董汲卽等而下之
亦不獲與中軍枚臯司馬相如輩並肩齊驅徒辱其
名曰滑稽傳于遊俠俟幸之後吾不知朔與腐史何

讐而遂遭其凌賤若此也豈非千古不決之疑案哉
雖然有強項不屈之酷吏卽當有正色不撓之滑稽
比例而推之則確乎其不可易矣且以太史又公論
定之人孰敢移易其位次楊雄班固猶且因之而李
子何人欲矯其失亦多見其不知量耳

陳植三評溫陵以曼倩列諷諫名臣可謂有識猶
不若笠翁此論竟以直諫子之又進諷諫一等矣
子謂笠翁諸論溫陵有其快而無其韻竟
陵有其雋而無其確或當以予爲知言

論周勃霍光優劣

漢高帝病篤語呂后曰相國死曹參可代王陵少
戇陳平可作之平雖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

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帝崩，呂后聽政，朝政兵權率歸諸呂。及后崩，諸呂欲爲亂，酈寄說呂祿以兵屬勃，勃下左袒之令，率北軍盡斬諸呂，迎代王卽皇帝位。武帝欲立皇子弗陵，弗陵幼，帝思霍光可任大事，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光，及病篤，諭以賜圖之意，使佐幼主。帝崩，光輔幼主，小心謹慎，天下想聞其風采。及昭帝崩，無嗣，光奉太后詔迎昌邑王嗣位，王縱淫無度，光憂之以問田延年。延年勸光建白太后，更選賢者立之。光問古嘗有此事否，延年引尹伊廢太甲事以証。光乃白后，后召王脫

其璽組送至昌邑迎皇曾孫卽皇帝位後光夫人
謀立其女爲后會許后病娠使女醫投毒死光知
大驚終不忍舉發女果立後及光死上聞霍氏毒
殺許后乃收諸霍印諸霍有逆謀上族之先儒謂
霍光不學無術謂不能審昌邑之爲人卒然立之
致後有廢立之事責其無知人之明也

王望如評
縱使勃阿
意取容究
無弒逆大
罪光無伊
尹之望而
冒伊尹之
功遭周公

笠翁曰周勃霍光二人皆漢之功臣亦皆漢之罪人
也觀高帝安劉必勃一語及武帝畫周公負成王圖
賜光皆是以國士遇其臣矣而勃光二人不能以國
士報其君勃懲信越韓信之死一味阿意取容使王

之變不能
行周公之
事滅及三
族國安而
家危較之
周勃滅呂
扶漢又能
自全其優
劣自見。

陵之諫不行。漢室幾遷于諸呂。左祖一舉。雖能晚蓋。其愆然皆屬之天意。非人力也。何則。漢祚存亡之關。係于呂祿之兵權。解與不解。祿從酈寄之說。輒以兵權屬勃。此千古以來最不可解之事也。諸呂之存亡。亦係于兵權之去與不去。婦人穉子皆能知之。而一旦解以授人。豈非高帝之靈乎。使酈寄之說亦如王陵之諫不行。吾恐數萬北軍無一人不右其祖矣。周勃雖有安劉之功。烏足以贖危劉之罪哉。先儒之論霍光。皆惜其不學無術。子謂光雖不學。猶能用人之學。如聽田延年論伊尹事。轍廢賀立宣是也。獨是縱

妻女后欲貴其女而不發其奸此所謂大關節。目出于良知良能不待學而知其爲非者也。奈何舍其不待學之大端而責以未嘗學之小過哉。春秋不討賊卽謂之弑。所謂不討者猶爲他人而言也。豈有亂臣賊子伏于牀第衽席之間出于屬毛離裏之輩聽其肆逆而莫之禁。猶得耻于人臣之列哉。雖有擁昭立宣之功不足以蓋弑后欺君之罪。吾故曰二人皆漢之功臣亦皆漢之罪人也。

廣霞君評余嘗謂霍光之心與曹操無異。廢立之事自光作俑。高歡劉裕之輩皆以光爲口實。若霍顯使淳于衍毒弑許后。光知之。作爲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豫。此與操之杖弑伏后有何分別。人臣

無將光豈所稱社稷臣耶。光真莽操之流。非絳灌之比也。讀笠翁此論。實獲我心。狂叫欲絕。

論李廣數奇

帝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李廣公孫賀趙食其曹襄皆屬于青。旣出塞。青欲令廣軍并于食其。廣自請曰。臣結髮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不聽。廣不謝起行。青發輕騎夜追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軍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廣年六十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頸。

吳季舒評
李廣不侯
劉蕡下第
爲千古兩
恨事然蕡
之下第猶
有登科汪
顏之同輩
代爲舒寫
其不平是
公道雖泯
而未泯也
至廣之不
侯而且死
則上下交
致其冤幾
成一覆盆
世界非笠
翁孰與平
反之甚矣

笠翁曰武帝陰誡衛青謂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而
廣果以失道後期不屑對簿而自頸豈非成敗有命
而武帝數奇之言爲不謬乎曰不然廣之死非死于
數乃死于武帝誡青之一言蓋君相有造命之權數
奇二字不當出于帝王之口也即使廣數果奇而爲
天子者能以優詔獎之威權授之不慮造化之權不
爲我奪奈何以兵凶戰危之事未經發軔先以數奇
二字奪英雄之氣而惑將士之心乎且旣知數奇卽
不當使之遠從征伐使之遠從征伐又誡曰毋令當
單于將欲其束手待斃于鋒鏑之下乎抑冀其徼倖